

大顺

店

高建群 ● 著

大顺店

高建群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01 号

Da Shun Dian

大 顺 店

高建群 著

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晋阳光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3 印张 2 插页 300 千字

1994 年 7 月第 1 版 199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6000

ISBN 7-224-03595-5/1·826

定价 11.80 元

目 次

大顺店	(1)
伊犁马	(55)
达摩克利斯之剑.....	(123)
雕 像.....	(183)
出国的诱惑.....	(237)
老兵的母亲.....	(279)
骑驴婆姨赶驴汉.....	(331)
一个梦的三种诠释方式.....	(381)

大 顺 店



我是一个魔术师，我的职业是包装和制造偶像。隔一段时间，我就设计出一个穿着大红袄的人物，给世界带来一次激动。知道巩俐吗？她的那件大红袄，就是我给设计的，她一穿上它就红透了半边天。我还给张晓敏做了一件，让她扮演宋美龄时穿。她大约没有穿，因此，她只能屈居巩俐之后。这真可惜了我的一片苦心。张晓敏知道我对她有微词，她放言说，有一天她高兴了，要开着车来找我，将我扳倒放平，将我淹死。可别将我淹死呀，淹死了，谁来包装你们。

七种颜色我偏爱红色。那种眩人眼目刺激人感官的色彩，总令我激动。我这一生，一直像一个西班牙斗牛一样，横冲直冲，瞅着这块招展的红布片前进。许多年来，我一直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最近，有一天早晨，当我站在阳台上，瞩望着远处苍茫的群山，瞩望着我的同样苍茫的来路时，我突然明白了，我的恋红癖，与我七岁时的一次经历有关。

以上是扯淡，是调侃，是节外生枝，是无中生有有中生无，它完全与故事本身无关。聪明的读者可以跳过去不读。读了的人当然更聪明一些。

2

日本人在拂晓包围了大王庄。它可以找出许多理由解释这一次大杀戮。其中一条是，日本炮楼里的一个哨兵，给这个村子里的人杀了。哨兵在站哨的时候，大约想起了村上的某一个大姑娘或小媳妇，于是荷着枪，离了职守。第二个原因是日本人本身的。这正是战争的相持阶段，兵源不足，日本人从本土招募了一群戴着眼镜的大学生们。指挥官想叫这些天之骄子们的白嫩的手，第一次染上血腥。理由其实不用找，来到这块土地本身，就是理由。

全村的人都被赶到了一个大场上，一层一层地排满。三八大盖里压满了子弹，但是指挥官摇了摇头。他希望近距离接触，用刺刀。他是个粗人，没有上过学，当刺刀迸出一股又一股黑血时，他有一股嗜血的快乐。他感到他不光是在欺侮这些绵羊一样的中国人，也是在欺侮那些面孔白白的，戴着眼镜，穿着还不太合身的军装的日本人。由于家境贫寒，没有上过学，他对那些有知识的人，有一种本能的仇恨。

“举枪……投刺……刺！”指挥官的口令下了。最后一个“刺”字，尾声高高地扬起。

在这威严的口令下，没有人敢迟疑，举枪——跳跃——弓步——出枪！这一切短期军事训练后掌握的机械动作，现在付诸实施。许多士兵，在出枪的那一刻，虽然双臂夹紧，爆发，但是，眼睛是闭着的。只有当那里血“唰”地一声，溅满脸，溅满眼镜时，才意

识到这是杀人。

多吉喜一是一个粗粗壮壮的新兵，大学篮球队的队员。大号军衣穿在身上，还嫌小。他和别人的感受是一样的。一团鲜血结结实实糊在了他的眼镜上。他首先嗅到一阵血腥，他睁开眼睛时，眼前是一团血红。他想卸下眼镜来，擦一擦，但是没有这样做，他怕稍微停顿一下，就会胆怯。因此，透过眼镜朦胧的红光，他又向另一个影影绰绰的人影刺去。“好痛快！”当刺刀穿过心脏时，他想。

3

大王庄的人，一茬一茬地栽倒了。中国人像羊。兔子急了还咬三口哩，但是羊不，羊闭着眼睛，忍受，当刺刀穿心那一刻，实在受不住了，才有点不好意思地哼哼两声。中国的土地，也真神，光光的场上，血一落地，就渗下去了，因此场面上并不打滑，并不妨碍日本兵的弓步。

这场大杀戮大约进行了一个到两个小时。当多吉喜一终于可以停息一下，掏出喷过香水的手绢，擦亮眼镜时，他发现，满场只有一个站着的人了。其余的人自然都倒了。这是废话。

多吉喜一端着枪，向最后一个目标走去。一定也有许多像这多吉喜一的士兵，同样瞅准了这最后一个目标，一场丰盛的午宴后的最后一道菜。

这是一个大王庄的少女。她穿着一件夹腰的大红夹袄，辫子盘在头顶，嘴在笑着，笑成了一个喇叭花。她的背后，是一座小塔

似的麦秸垛。少女向麦秸垛靠了靠。向后靠的原因，不是出于胆怯，而是为了将身子靠实，好让枪刺来时，刺得准确一点，省力一点。靠实以后，她解开衣襟，指着左奶奶头下面这个位置，示意日本兵往这里捅，这里是心脏。

多吉喜一大叫一声，平端起枪，一个弓步，向少女刺去。

与此同时，所有的大日本天皇的这些勇士们，也像多吉喜一样，去吃这最后的一道菜。

少女很平静。平静得要么是白痴，要么是精灵。她的美丽的嘴角高挑着，仍然在笑，好像那刺刀不是捅向她一样。

这位少女后来没有死。她成了这支部队的“慰安妇”，或者叫随军妓女，或者再雅致一点，叫军中乐园。第一个享用这个少女的是指挥官，最后一个享用这个少女的是多吉喜一。

至于这个少女为何没有死，军中有多钟的说法。一种说法是，三八大盖上的刺刀，是匕首型的，刺过许多人以后，刺刀就会变软。因此，当几十把刺刀一齐刺向奶下部分时，刺刀全部弯曲了，蜷了起来。这件事相信是真的。因为自从那次战争以后，军械专家们将刺刀的匕首型改成了圆锥形。第二种说法则趋向于浪漫，人们说，士兵的刺刀在刺的途中，停下来了。他们被她的平静，她的美震慑了，他们明白如果杀死她，那将是暴殄天物，他们怀疑这是蒲松龄小说中，那种狐妖之类的人物。

4

胡宗南进攻陕北的那一年，天上下了一场冰雹。最大的冰雹

像西瓜那么大。揭地的牛，脊梁杆被打得白花花的，露在外边。院子里那棵老槐树，树股全部被打成了白色的细条儿，披散着立在那里，像个白发魔女。父亲在地里看瓜，急了，将锅反扣在头上，才没有叫冰雹打死。“光景没法过了，走，东渡黄河，走山西！”父亲对母亲说。

黄河岸边，八个赤条条的艄公，站在浅水的地方，一边往身上撩水，一边向岸上张望。母亲一身白衣服，脸也生得白。刚往岩石上一站，八个后生腰间的那东西，都直挺挺地端翘起来。母亲羞红了脸，赶快背转了身子。见我们弟兄们，还站在那里，傻呆呆地望着，母亲把老小一把揽到怀里，又伸出两只手，挡住我和弟弟的脸。

父亲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，见了，笑一笑，摇一摇头。父亲过来，接我们上船。船在这里，靠的是老崖，一块船板，支了，我们一家五口，颤颤悠悠地上了船。

5

船在黄河里行着。浪一会儿把船掀上了天，一会儿，又把船抛向了锅底。母亲有些晕船，脸色煞白，两眼只瞅着自己的脚尖。父亲大约也有一些晕，只是他努力支持着，伸出两只大胳膊，将我们弟兄们，搂在一搭。

艄公中，有一个一只眼睛上蒙了个黑罩的，一双眼睛，老往母亲的脸上溜。母亲感觉到了，只是不敢吭声。父亲也感到这些艄公，不像一些正路人，他想发火，可是在船上，于是忍了。

艄公喊着凄凉的号子。三场号子过罢，船终于靠了岸。这是山西境了。父亲轻轻地舒了一口气。这边是滩，离地面大约还有五十米的距离。八个赤条条的艄公，现在停了桨、停了橹，停了歌唱。他们互相望了一眼，然后“扑哧！扑哧！”一个接一个地跳下了水。

水只到大腿根儿。水大约有些凉，他们往身上擦了撩水，然后，慢慢地一个接一个走过来，将光光的屁股靠在船舷上，将脊背对着乘客，两只手垂下来，弯成一个拳窝。

船上还有一些乘客，他们大约是过过黄河的，知道下数。于是一个一个地，扑到艄公的光脊背，用手搂着艄公。艄公开始背他们上岸。乘客中，有一位皮皱得像老核桃，擦着铜钱厚的官粉，颠着小脚，鬓上插一朵花的老女人，选择了最年轻的一位艄公背她。

“伤兵，你可不要放过了好机会！”黑眼罩喊。“你操你的心去吧！”那个称作“伤兵”的，回了一句。艄公们一阵笑。笑得叫人胆寒。那伤兵原来是个跛子，他背起那老女人，一开脚走，身子就像摇楼一样，摇挡开了。行走期间，他还不断地腾出手来，骚这女人的痒痒，逗得这女人一阵阵大笑。

6

黑眼罩越过了几个人，后来停在我母亲跟前。他命令式地说了句：“趴上！”然后背转过身子垂下胳膊，两只手在身后，蜷成一个蜷窝。母亲的脸色已经不像刚才那样苍白了。但是，听到这黑

眼罩的声音，又苍白起来。“我有男人！”她小声地说。“男人是男人！我是我！”黑眼罩的声音充满了威严，不允许你违抗。母亲无奈，只好求助地望着父亲。

父亲双脚已经站在水里。他的两只胳膊窝里，各夹了一个弟弟，背上，则驮着我。他用一个男人的目光，扫了黑眼罩一眼，故作轻松地说：“背就背吧！上过一回脊背，这河才算过完！”也许是因为水凉，也许是紧张，我感到父亲轻轻地打了一个冷颤。

父亲大步趟着水，到了岸边，将我们三个“扑通扑通”地丢在沙滩上，然后，背着身，抡了抡胳膊。父亲的眼睛瞅着母亲。

黑眼罩大约在母亲的“解放脚”上掐了一把。我看见，母亲羞红了脸，只是咬着牙，不吭声，眼神中有一丝恐怖。

终于就要到岸边了。父亲跨前两步，走进水里，一伸手，从黑眼罩背上取下母亲，然后又返回来走了两步，一松手，母亲端端地站在了地上。

黑眼罩一愣。

“快走！”父亲训斥般地骂了我们兄弟仨一句，然后，牵着母亲的手，大步流星，向前走去。我们兄弟仨儿，拾起身，跑来拽住母亲的衣襟，磕磕绊绊地跟上跑。

“过路客，你站住！”

突然，身后传来一声大喊。吓得我打了一个冷颤。

7

喊声是黑眼罩发出的。

黑眼罩说罢，一步一挨，向我们走来。而那另外的七个艄公，听到喊声，也都掀掉了背上的人，交裆里那东西“不来，不来”地晃动着，跑了过来，将我们一家五口，团团围住。

父亲朝四下里瞅了瞅，见逃不脱了，就丢开母亲的手，双手打拱，叫道：“兄弟，有什么话要说吗？那船钱，过河之前，不是已经付了？”

“船钱是付了。可是，这痞巷渡，还有一样规矩，你懂吗？”

“啥规矩，你且说说！”

“背女人过河，是要付钱的，你知道吗？”黑眼罩仍然不动声色地说。

父亲看了黑眼罩一眼，不卑不亢地说：“我不知道！确实不知道！不过，就是知道了，也是白知道！我没有钱，刚才那几个船钱，把身上都打空了。”

父亲说着，把上衣的两个口袋翻过来，让艄公们看。

“没有钱也行！逃难的人，没有钱才像个逃难的。只是，你的这白脸婆姨，不能走，让我们弟兄们，耍上一回。只几个时辰，就完事了，行路人，耽搁不了你行路的！”

母亲见说，颤颤兢兢地，站不稳，扶住了我的肩头。我们弟兄仨，预感到就要有一场大事发生了。可是，这场事情有多么可怕，我们却不知道，甚至，孩子的心里，还多多少少有一份期待，希望发生点什么。

众艄公见黑眼罩已经将话挑明，于是不再忌讳，有大声恫吓的，有小声嬉笑的，将个圈儿围得更小。还有一个，大约是个瘦条脸的年轻伤兵，竟伸出手来，朝母亲的腰间，掐了一把。吓得母亲“吱哇”地叫了一声，腰身一闪。

父亲突然哈哈大笑起来。他身子往下一耸，扎了个马步，然后说：“我张谋儿是属猪的，生性怕水。见了水，打焉！可是，只要叫我站在这陆地上，兄弟，不瞒你们说，你们八个，我也不放在眼里。这张家畔的张谋儿，拳打陕甘五省，脚踢黄河两岸，你们也该是知道的！”

父亲的大话一排出，倒镇住了这八个艄公。黄河岸边，静悄悄，只有水波涌到岸滩上的声音，还有河心那打雷一样的波浪声。

父亲继续说：“兄弟，让人一步自己宽，且让我们全家，抬脚走人吧！这是一把钱钱饭，我们张家全部的家当，都在这里了。我们用全部的家当，买一个平安，这总可以了吗？”

父亲说着，从裤腰带上解下那个炒面口袋，擦在了黑眼罩的跟前。

黑眼罩将炒面口袋端详了一阵，然后撩起光脚，将口袋扔远：“你这是打发要饭吃的，还是咋咧！真真地要辱没我们！弟兄们，咱们闲话少说，起手！”

黑眼罩话到手到，一个黑虎掏心，冲父亲打来。父亲挥拳隔

过了。另一个艄公嗷嗷叫着，从后边飞起一脚，踢向父亲的裆部。父亲轻轻一跃，躲过了，身子又簌簌地落在地上。

9

突然传来一个女人格格格的笑声。笑声过后，是一串话。话是这样说的：“八个人欺侮一个人，你们好能行呀！我看，这后生是不想惹事，要么，你们八个，不一定是他的对手！”

听到这声音，八个人都一齐住了手。父亲的马步依然扎着，但也已不像原先那么紧绷绷的了。

我循着声音望去。我看到，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，有一块很大的卧牛石。说话的女人，脚踩在卧牛石上。她穿着一件水红色的裤子，水红色的衫子，胸前挂着一个红裹肚。头发很长，河边的风，吹得头发纷纷，好像要带着整个人飘起来。

她的水红色的上衣，一个袖子已经穿上了，另一个袖子正在噙着。手臂一扬一扬地，露出白色的一段胳膊。她已经停止说话了，但是脸上还在嘲讽地笑着。

那身水红色的衣服，大约是最好的绸做成的，像一团红云一样罩在她的身上。河边的风很大，因此这一团红色，绕着她的身体，来来回回地摆动着。

“大顺店！”八个艄公在同一刻说了上面三个字，突然一下子都焉了，包括他们腰间的那个东西，也都耷拉了下来。他们好像很怕这个女人似的，眼睛都一眨不眨地盯着黑发缠绕的那一张妖娆的脸。

父亲真聪明！他在这瞬间判断出了这个女人的份量，于是，向那块卧牛石走去。但是，黑眼罩走在了他的前面。

黑眼罩捡起了父亲扔给他的那个炒面袋，紧走两步，到了女人跟前。他有些卑怯地说：“大顺店，我们想叫你高兴，想给你弄点礼物回来！”

那女人已经穿好了衣服，扣好了扣子，她现在开始从容地把头发往头顶上盘。听到黑眼罩的话，她有些恼怒，大声斥道：“胡说，你们这些偷吃的狗。你们想干什么，当我不明白！我一不在跟前，你们就想打野食吃了！”

黑眼罩唯唯喏喏地说不出话来。

大顺店走过来，扳住黑眼罩的下巴，盯住黑眼罩的那个独眼珠：“你想来，你就来我！人家是良家妇女，你要遭孽的！”说完，大顺店顺手拿过父亲的炒面口袋，手探进去，摸了摸，摸出几颗黑豆来，擦进嘴里，嚼着。

10

“女菩萨，你的一句话，消了人间的一场干戈！我们全家，逢年过节，要给你烧香哩！”父亲站在几步远的地方，毕躬毕敬地说。

大顺店一撩头发，笑着说：“我平生，最不喜欢听这样的话。不过，这话是从你口中说出，我倒还是爱听。这位大哥，问一句，刚才我们痞巷的人欺侮你，你怎么只是躲闪，并不还手？”

“出门三辈低！在你们痞巷渡，我想我还是忍着点好！不过，